

# 小五义

(四)

X I A O W U Y I

●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●

歷代傳承

清·石玉昆 编撰

话说襄阳王赵玉，乃天子之皇叔。因何谋反？皆因上辈有白之冤由。宋太祖乾德皇帝，乃兄弟三人：赵匡胤、赵光义、赵光美。惟宋氏乃弟受兄业，烛影摇红，太宗即位。久后，光美应即太宗之位。不想宁夏国作乱，光美奉旨前去征伐，得胜回朝，太宗与群臣曰：『朕三弟日后即位，比孤强胜百倍，可称马上皇帝。』内有老臣赵普谏奏：『自夏传子，家天下，子袭父业，焉有弟受兄业之理……』

# 小五义

石玉昆 著

(四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# 第一三五回

## 班头奉相谕访案 钦差交圣旨辞官

且说包公下朝至书斋，刚才落座，就有人进来回话：“鼓楼东边恒兴当铺，昨夜晚间有夜行人进铺，杀死两名更夫，五个伙计在柜房被杀身死。今早祥符县亲身带领仵作人役，至铺内验看尸身，连学徒的李小二带管事的，俱都带至开封府，以候相爷审讯。”包公一听，又是一场无头的官司，遂问道：“祥符县知县可在外面？”回答说：“现在外面候相爷传唤。”包公说：“请。”差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，不多一时，县台来到书斋与相爷行礼，口称：“卑职陈守业参见。”包公说：“免礼。”问恒兴当铺之事。陈知县复又禀告相爷一回，把管事的与学徒口供、验尸的验格，一并献上。包公看了看，问道：“贵县将当铺之人可曾带到开封？”答应说：“现在外面，候老师审讯。”

原来陈守业是包公门生。先前的知县徐宽，如今升了徐州府知府，现今换任陈守业，也是两榜底子，最是清廉无比。这案官司为难了，人命又多，故此详府。包公吩咐：“把管事的带进来。”有人答应，出去不多时，将管事的带进书房叩头。包公看此人，慈眉善目，倒是做买卖人模样，并无凶恶之气。见了包公，口称：“小民王达，与相爷叩头。”包公问他铺中之事。回说：“昨夜晚间，贼人进来，我们在前边睡觉的一概不知。后柜房连学徒共是六个人，杀死了五个，就是学徒的没死，他连那贼的样儿，什么言语，都听明白了。”包公吩咐带学徒的。差人把王达带出。这学徒进来，包公看他十八九岁，拿绢帕裹着脑袋，进来跪下。包公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答：“姓李叫小二。”包公问：“学了几年？”回说：“三年有余。”又问：“你脑袋受了伤了？”回答：“不是，我是偏脑痛，我要不是这个病，也被他们杀了。”包公问：“甚么缘故？”小二说：“我们后柜房没有炕，在柜上睡觉。皆因我脑袋痛，怕风吹，我睡在柜底下。有三

更多天，我脑袋痛得睡不着，就听见院内打更的说：‘哎哟，有贼！’咔嚓噗咚一声，大半是把打更的杀了。又听见‘叭噤’一响，窗户洞开，就从外头进来两个人，手内拿着东西晃，就象打闪一样。看他们拉刀出来，叱嚓咔嚓！一会的工夫，就把五位掌柜的都杀了。里头屋内是首饰房，他们进去把锁剁开，就听屋内哗唧作响，大概拿了不少东西。他们出来说：‘咱哥们，明人不作暗事，把咱们弟兄的名姓。与他写下了。那个黄脸的就说：‘写咱们哥俩不要紧，咱们常在草桥镇路大哥家住着，若有个风吹草动，路大哥比咱们身份重，别教路大哥担了疑忌。难道说前两天咱们没告诉当铺那话呢？教他慢慢想滋味，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耐，尽管叫他们访咱们去。’那黑脸的就说：‘有理有理！’然后两人走去啦。”包公听罢，问说：“你们铺子可有什么事情，你知道不知？”小三说：“我知道前三四天头来了两个人，当了一支白玉镯子，他要当五十两，我们给他二十两。两个说话不通情理，教写定五十两，我们给添到三十两。两个人口出不逊，说：‘写不写罢！’我们说当不到。他说：‘你们小心着点！我们三天之内，来收本钱。’这才走的。杀人的那两个贼一晃火亮儿，我瞧出他那样儿来了，就是当镯子这两人。”包公问：“他们可说姓什么没有？”小二道：“始终没说姓什么。”包公吩咐：叫王达把他这学徒的带回去，照常挂幌子作买卖。死尸用棺材成殓，暂不下葬，城外找一个僻静处厝起来，完案之后，准其抬埋。王达与学徒叩头出去。包公又着知县和马快，分头缉访贼人下落。知县告退。

包公叫包兴把两名班头韩节、杜顺叫将进来，二人进来与相爷叩头。包公就把恒兴当铺的事，对他们说了一遍，教他们带数十个伙计，至草桥镇访这个姓路的和这一黑一黄的两个贼人。并说：“本阁与你们一套文书，准你们在草桥镇要人相帮。”相爷亲自赏他们盘费，又言破案之后重重有赏。二人叩头转身出去。韩节、杜顺到外，挑了十二名伙计，都是高一头宽一膀，在外久管拿贼办案，手明眼亮之人。各带单刀、铁尺、绳索等物件，等着领了文书盘费，悄悄起身，暂且不表。余者班头，在城里关外暗查探访。

单说李天祥之子李弼打刺客走后，就是提心吊胆，整整一夜没睡。五更多天就派人到开封府门首探听消息，天亮回禀道：包丞相仍然上朝。李弼就知道大事没成，复又派人打听两个刺客的下落。等了两天，方才知晓邢如龙、邢如虎降了开封府了。这才赶紧修下一封书信，派人连夜上商水县与李天祥送信。李钦差一闻此言，吓得心胆俱碎，不入都也不行啦。明知这一进京，性命难保。心想：我虽死可别把这些财帛丢失。遂找了镖行的人押着这些驮子送往原籍去了。自己诈着胆子，入都交旨复命。算好，包公并没递折本参他。李天祥自己羞愧，告终养辞官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韩节、杜顺带领十二名班头，巧扮私行，直奔草桥镇而来。到了草桥镇时节，找了一座大店住下。这个草桥镇，今非昔比，先前太后带着范宗华住破瓦寒窑，自从太后入宫，万岁发银十万，重修天齐庙，设立了宝座。万岁要封范宗华官职，皆因他不称其职，教他自己要一个差使。他说三辈子当地方，就要当个地方，可是天下的地方，全属他管，要这么一个天下的都地方。万岁爷就赏他四品天下都地方，为的是他与知府平行，故此才赏他四品前程，四品俸禄。天齐庙周围香火地庙都属他管，家道由此陡然而富，就是无儿。本地有个路家，是个破落户，名叫路云鹏。他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叫路云彪，一个叫路云豹，全作小武职官。皆因他弟兄常打官司告状，两个哥哥搬往异乡去了。他跟前有个儿子，叫路凯，一个女儿，叫路素贞。全学了一身好功夫。皆因路云鹏认识的人杂，都是绿林中人传授他们的本事。路素贞这本事更透着出奇，是她干娘教的。她干娘是谁？就是前小五义上，闪电手范天保的妻子喜鸾、喜凤。因为路云鹏贪图范家是财主，就把自己儿子过继范家。后来范宗华死了，路凯披麻戴孝，如同父母亲丧。出殡后，范家又没有亲族人等，又没人争论，公然他就把四品都地方袭了。过了三年之后，慢慢有人劝解他，教他认祖归宗。他心一活，就把范家好处忘了，自己仍然改为姓路，这个天齐庙周围香火地，还是属他。家大业大，家内有的是钱银，文武衙门不敢碰他，军民人等人人惧怕，公然就成了一个恶霸。种种恶事，任意胡为，后路云鹏一死，更为

无法无天。人给送了个外号，叫他活阎王。他有般好处，不贪女色，连老婆都不娶，家中就是他妹子路素贞带着个丫鬟、两个婆子，除此以外，别无妇女。如今，他妹子已然是二十岁了，也没许配人家，总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论他妹子品貌，却是十分人才，又是一身好功夫，常常背地埋怨哥哥不作正事，有误自己青春。每见少年男子时节，就透出些妖淫气象，故此人给她送了个外号，叫她九尾仙狐。看看到了三月二十八，就该开天齐庙的日子。这日路凯正在书房坐着，忽然打外进来两个朋友，全是山东莱州府人氏。一个姓贾叫贾善，外号人称金角鹿。一个姓赵叫赵保，外号人称铁腿鹤。两个人进来，与路凯行礼。路凯让座，叫人献上茶来，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一向可好？”二人说：“托赖哥哥之福。”又问：“二位贤弟从何而至？”贾善说：“由京都而来。”路凯说：“京都可作好买卖？”贾善说：“哥哥别提啦，我们在京都，这个祸可闯得不小。”路凯说：“咱们弟兄多，怎惧个祸么？”二人一齐说道：“我们这个祸，好几条人命。”赵保说：“我这支白玉镯子，在咱们这里当，那时拿上去，要是五十两。在京本打算不作买卖，心想把镯子当了，就够盘费。焉知晓他们只给三十两，我们口角纷争，话赶话，说三天之内收他本钱，闹了个骑虎势。话说出来了，不能不办。那日夜晚之间进了恒兴当铺，杀死两个更夫，到柜房一顺手又杀了五个，得了些个首饰，本要留名姓，我们是常往你这里来，万一风声透漏，岂不是与你招祸么？”路凯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再比这事大着点，劣兄也不惧，你们好小量人。”吩咐一声：“摆酒，咱们喝酒罢。”到开庙日子，贾善、赵保会同路凯，更换衣襟，商量着要到庙上走走。路凯吩咐十数个家人，叫他们拿着袋，为的是在庙会摊子打地分钱。刚才要走，忽见一个家人跑进来，喘吁吁的连话都说不上来，说：“大爷可了不得啦，咱们庙上这几年，也没有打把势的。今年来了两个人，在此打把势，我们向他要地钱，他不但不给，还骂人。”路凯一听，气往上一冲，说：“你们好生无用，不会打么？”家人说：“我们瞧着这两个家伙，怕打不过他。”路凯说：“多丢人哪！”言还未了，跑进五六个人，头破血出，齐说道：“大爷，有人扰庙。”路凯说：“待我去。”随带贾善、赵保

匆匆赶去。这一去要把天齐庙闹个地覆天翻。这段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三六回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

且说路凯家中，有许多豪奴与路凯送信，说把势场打坏人了。路凯一听，肺都气炸，说：“好小辈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随带贾善、赵保，三个人带领十数人上庙。又告诉家人，知会那些闲汉，教他们上庙。一传这信，就有四五十人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跟着路凯直奔庙外。就听前边一阵大乱，又见人众四散奔逃。原来天齐庙一开，人烟众多，也有烧香还愿的，也有买卖东西的，也有逛的。这庙几年工夫没有打把势的，忽然一来，都要瞧瞧看看。哪知这二人就是跟随颜按院大人当差使来的，一个姓姚叫姚猛，一个姓龙叫龙滔。皆因智化私自定了，蒋四爷与大众商量明白，大众散走入都，一半找智化，一半打听王爷的下落。大人发给盘费银两。龙滔、姚猛是亲戚，二人商量，一路同走，走到草桥镇，就该岔路信阳州。这二人本是浑人，走着在树林稍歇，就此睡了，把所有东西都丢了，只剩身上衣服、刀锤没丢，人家拿着太重。腰间围着皮囊铁钻子没丢，在腰内围着呢！这两个人一醒，面面相觑，身边净存些碎银子，不上一两了，相对抱怨会子，也就认丧气站起就走。

到了第二天，龙滔说：“到了信阳州交界上，咱们就不挨饿了两个人可好赶路。”早晨打了打尖又走，可巧正走在天齐庙，一看人烟稠密，姚猛说：“龙大兄弟，这里好一个地势，咱没有盘费，何不在此当街卖艺？”就在庙西边找了一块地方，教龙滔在那里等着，不多一时，姚猛买了一块自土子，夹着一块板子来到。龙滔纳闷：要这物件作什么？姚猛说：“好往板子上施展咱们的鑿子。”龙滔说：“有理。”姚猛去借枝笔来，在板子上画了一个人形，画了五官肚脐眼，闲人立刻就围上了。龙爷要先练，又不会说打把势生意话，口里就

说：“我们是异乡人，不是久惯卖艺的，皆因无钱使用，吃饭要饭钱，住店要店钱，我们会极笨的气力，众位别当看打把势的，只当周济周济我们。”说完就练，就是自己的刀，三刀夹一腿，砍了半天，外头也搭着人多，也真有夸好的，收住了刀要钱。哗喇哗喇的钱，见了不少。姚爷抡了一路锤，也见了些个钱。又打鏊子，立起板子来，冲着画的那个人打眉毛，打双眼，三支全中，大家喝彩，钱更找多了。看的人又扔钱，要打肚脐眼。这个时候，外头进来四五个人，全是歪戴帽子，斜眉瞪眼，问道：“谁叫你们摆的这个场子？”这二位哪里会说柔软话，说道：“用你管！”那人说：“你们挂了号没有？”二位说：“我是不懂的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挂号，收哇。”这二人见一转眼工夫就挣了这些钱，叫收哪里肯收，三句话不对头，就打起来了。这些人如何是这二位对手，一转眼的工夫，这几个人就是头破血出。那几个恶奴就说：“你们可别走哇！”撒腿就跑。看热闹的人说：“你们快收拾起钱来走罢，他们可不是好惹的。”姚猛说：“他们要是好惹的，我们也就走了，既不是好惹的，我倒要惹惹。”龙滔随即把钱拢了一拢。

外头一阵大乱，看打把势的人，胆小的全都跑了。就听外边说：“在哪里呢？”有人答言说：“没跑，在这里呢！”路凯、贾善、赵保三个人先进来，回头告诉家人，不要动手。路凯问道：“你们两个人就是打把势的吗？”姚爷说：“不错，你小子是作什么的？”赵保说：“你是什么生意人，怎么见面口出不逊？”龙滔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什么叫生意人，你没打听打听二位老爷。”赵保说：“什么老爷，舅舅打你。”往前一蹿，就奔了龙滔，上面一晃，紧跟窝里发炮就是一拳。龙滔伸手一抄腕子没抄住，二人就打，不过三五个回合，就教铁腿鹤一个横跺子脚踢在龙爷身上，龙爷一歪身躯，噗咚摔倒在地。龙爷本没多大能耐，要是使刀，还是他先动手，他会使那迎门三不过的三刀夹一腿，要是猛鸡夺素，还可以抢上风。要论拳脚，如何行的了。这一躺下，姚猛就急啦，就往前一蹿，伸手就抓赵保。赵保如何肯教他抓，双手往上一分，就使了一个分手跺子脚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就踢在姚猛身上，“崩”的一声，姚猛晃了两晃：“哎呀！好小子，

你再来。”赵保当腰“当”又是一腿，又踢在身上。姚猛仍又晃了两晃，说：“小子再来。”赵保又是一腿。姚爷单臂用力，冲着贼磕膝盖，“叭”就是一掌，赵保哎哟一声，摔倒在地。金角彪奔将过来就与姚猛交手。三弯两转使了一个水平，用他头颅冲着姚爷一撞，姚爷往后一仰，单臂用力，就给了贾善一拳。这个贾善，怎么人称金角鹿，皆因他会使一个羊头，将身往上一撞，凭着身子，拿脑袋往上一撞，若要教他撞上，总得躺下。遇见姚猛，他这个苦头吃上了！姚爷虽不是铁布衫、金钟罩，天然皮糙肉厚，自来的神力，他如何撞得动。随即就给了他一拳，“崩”的一声，贾善栽了一个筋斗，躺在就地。姚爷赶上去要踢，贾善使了个鲤鱼打挺，纵起身来。旁边早有路凯说：“出家伙砍他。”那边赵保爬起，就把刀亮出来。龙滔也把刀亮出来，施展他那三刀夹一腿，把赵保砍了一个头晕。这边贾善也拉刀对着姚猛就砍，姚爷抽出那把腰圆大铁锤，刀到，将锤往上一迎，“当啷”一声，贾善虎口震裂，撒手丢刀回头就跑。那边赵保倒不顾龙滔，过来对着姚爷后脊背，用刀就扎。姚爷一回身，用锤横的一擦，赵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“当啷”一声，坠落于地。幸好有路凯过来挡住姚猛。路凯来的时候，本没带着兵刃，一弯腰将贾善那口刀捡起，奔了姚爷，用刀就剁。姚爷拿锤一招，路凯的刀早就抽将回去，绝不叫他锤碰上。斗了两三个回合，只听那边“噗咚”一声，龙滔叫贾善一头撞了一个筋斗。姚爷一发怔，这么个工夫，不料身背后叫铁腿鹤冲着他的腿腕子踢了一脚，姚猛腿一软，“噗咚”往下一跪，正在路凯面前。路凯用刀要剁，忽然他背后有个南边口音说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难道你还敢杀人吗？”随着就是一刀。路凯躲过，见那人一色大红缎子衣襟，壮士打扮，也未问姓名，两个人就交手。

原来此人是圣手秀士冯渊，他同着艾虎、卢珍三个人一路前来，一半寻找智化，带找王爷的下落。走着找着，艾虎叫他两个人先走，说：“我要找一个人去，前途若等不上，京都再见。”因为艾虎与冯爷不甚知交，自己要上黄州府找他师傅去，故此单个行走。卢珍同着冯渊一路走，可巧走在草桥镇打尖，正要来酒饭，店家话说：

“你们二位不瞧热闹去！”冯渊就问：“瞧什么热闹？”店家说：“这地方有一座天齐庙，十分热闹，二位逛逛这个庙再走。”二人吃完饭，直奔正西，到了天齐庙外，就见那边人众东西乱跑，喊说：“杀砍起来了。”冯渊赶到人丛中往里一挤，正遇着路凯举刀要杀姚猛，又见龙滔也教人捆上了。冯渊一急，拉刀大骂，剁将下去，与路凯两个人交起手来。姚猛也叫人捆上啦，贾善拿着龙滔的刀，赵保拿着自己的刀，三个人战冯渊一个人。冯渊随动着手，边骂骂咧咧，并不惧怕。

三人战了多时，不分胜败。忽然，打正南上又闯进一个人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因为何故杀得难解难分？”冯渊喊说：“大哥帮着拿他们，咱们的人全教他们绑上了。”卢珍一听，往那边一看，何曾不是，也把刀亮将出来。原来卢珍走进庙门，回头不见了冯渊，转身寻到这里。卢珍把刀亮将出来，闯将上去。卢珍那个本领，可就强多了，转眼之间，把大众杀得前仰后合。路凯一着急，打算要用莽牛阵，一拥齐上。将要一声吩咐，又见正南上一阵大乱，众人喊：“姑娘来了。”见那些人齐往两旁一闪，从外边进来了一位姑娘，瞧见他们大家动手，叫一声：“哥哥们躲开，让我拿这个狂徒。”冯渊见她有二十多岁，乌云用一块鹅黄绢帕扎住，玫瑰紫小袄，油绿汗巾扎腰，桃红的中衣，大红的弓鞋；蛾眉杏眼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樱桃，生得虽然美貌，却带妖淫的气象。冯渊把刀一剁，姑娘并不还手，一闪身躲过，一抬腿正踢在冯渊的膀子上，冯渊撒手刀飞。姑娘往下一蹲，一个扫堂腿就把冯渊扫倒。吩咐把他捆起来，然后扑奔卢珍，与公子爷交手。两个人杀在当场，战在一处，要问胜负输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三七回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把势场内好汉遭擒

且说九尾仙狐路素贞，一见公子卢珍长得品貌端方，心中就有

几分喜爱他。公子见冯渊也叫人拿住了，叫道：“反了！”把自己平生武艺施展出来。明明知道这个姑娘武艺超群，公子爷这口刀上下翻飞，闪砍劈剁，神出鬼没。这一路万胜花刀，砍得九尾仙狐没有还手的工夫。卢珍公子看了一个破绽，一抬腿，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。姑娘“哎哟”一声，一撒手，钢刀“当唧唧”坠于地上。九尾仙狐一反身跳出圈子，卢珍就见姑娘一回手，手中有一红赤赤的物件，冲着公子面前一抖，卢珍就觉着一晕，眼中一发黑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人事不知，栽倒在地。姑娘说：“哥哥，快将他捆上，抬回家里去，可别杀他。”路凯答应一声，叫带来的那些人，将他们四个抬回家去。瞧热闹的众人，一哄而散。

单说路素贞拾起刀来，先就回家去了。路凯押解大众，赵保、贾善拿着大众家伙，直奔路凯家中而来，把这几个人押在书房门口，他们大家进了书房。贾善说：“我瞧这几个人，也不象咱们本地人，又有一个南方蛮子，不是绿林，定是鹰爪，问问他们的来历。”路凯说：“不错。”刚要带这几个人细问，家人进来报：“崔大爷到。”路凯说：“请。”到来之人姓崔名龙，外号人称镔铁塔。就是前套小五义上，绮春园掌柜的。叫艾虎追跑啦，后来又又到孤树岗。开兴隆馆的是他兄弟叫崔豹。后又遇见老西，由梁道兴庙中，受了徐良的暗器，哥俩失败，崔龙投奔襄阳王去了。王爷事败，遇见黄面狼朱英，把王爷的事情告诉他，叫他各处约人，仍帮着王爷谋反。故此他奔此处来约路凯，投王爷共成大事。路凯三人迎出书房之外。路凯与崔龙见礼，又与贾善、赵保一见，提起来全都慕名。当时崔龙瞧了捆着的几个人一眼，也不能细看是谁。冯渊见崔龙，暗暗欢喜，说：“这就不怕。”

此时卢珍已缓过气来了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喊叫：“好丫头！”睁开眼一看，这几个人全是四马倒攒蹄在那里捆着呢。冯渊低声说道：“趁着家人都不在这里，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回来就说我们都是王爷府的，我回来与他调侃，他要问你们时节，你就提叫卢真，你叫龙猛，你叫姚滔，你们两人，是后人的王府。珍兄弟，你是我辈的绿林投王爷。记住了，咱们可有了命了。”大家点头，也不知道他是个什

么主意。事到如今，由着他办去罢。就听人家里头屋内说话，问了会子好，问他来意。这个说：“路老大哥，我来找你来了。”路凯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崔龙说：“路大哥，我说这个话，可犯禁哪，你把手下从人唤退了罢。”路凯说：“我这手下没有外人，有什么话只管说。”崔龙说：“我进来时，看见那边捆着几个人，是什么缘故？”路凯将要回答，就听外头说：“崔大哥，似乎我们这个朋友就不认得了，眼眶子太高了哇。”崔龙说：“这是谁说话呢？”路凯说：“大半准是认得大哥，快出去瞧瞧。”崔龙出来一看，冯渊说：“崔大哥，你还认得小弟呀！”崔龙说：“冯爷呀！路大哥，怎么把他捆上了？不是外人，这是王爷府内集贤堂的朋友，怎么得罪了哥哥，把他们都捆上了？”路凯就把前项事说了一遍。崔龙说：“有什么大不了事。”路凯说：“没有。”崔龙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都是自己人，看在小弟面上，把他们放开罢。”路凯一声吩咐，把他们四个人解开，大家起来。冯渊先过来，与崔龙见礼问好说：“崔大哥，这本家，大概也是合字线上的朋友。”崔龙说：“是呀！”路凯一听，就知他们也是绿林的人，全会说行话。崔龙与路凯引见冯渊说：“这是圣手秀士冯渊，这是活阎王路凯。”又叫冯爷把那些朋友给见见。冯爷就把那三位也与路凯见了，又与崔龙见了。路凯又叫贾善与大众见了一回，方才让座，家人献茶。

崔龙问冯渊，可知王爷的事情？冯渊说：“我们同王爷的王官等，与北侠、南侠大众交手，不料事败，王爷一走，我们全找不着了。我们正是四下里找寻王爷，如今不知下落。方才走在这里，在庙上与路大哥闹起来了。多亏崔大哥到，不然，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的真事。你老人家来，是我等的万幸。”崔龙说：“你们不知王爷下落，我知道。皆因我走德安府，遇见朱英言讲：王爷一看事败，带着世子殿下连雷英等，由影堂柜子底下，下了地道。这地道直通到城外头四里多地的杏花店，那里有王爷一座花园子，打花园里头出来，那有车辆马匹，起身奔了宁夏国。宁夏国国主见着王爷，让国与王爷，王爷不受。那国国主，念当初赵光美老王爷时候，杀到宁夏国城门，人家情愿写降书降表。依着别位带兵大臣，就要攻破城池，

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老王爷不准，留下了他们宗庙社稷，准其结降之恩。襄阳王爷在襄阳练兵，他就有书信前来，有日兴师，给他一信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以作前站先锋。如今王爷到他国中，他情愿让位，王爷不受，愿帮助人马，以雪前仇。雷英与朱英商议，聘请天下山林的朋友、海岛中英雄，谁愿帮助王爷，情愿平分疆土，裂土分茅。如今，请的是南阳府伏地君王东方亮，陕西朝天岭金毛狮子王纪先，翠麒麟王纪祖，金弓小二郎王玉，姚家寨黑面判官姚文，花面判官姚武，周家巷火判官周龙，桃花沟病判官周瑞，土龙坡飞毛腿高解，金凤岛金箱头陀邓飞熊，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，紫面天王东方清，这是几大处的人。还有许多水旱上的，我已记不清楚。我先到路大哥这里来，请大哥先到南阳府东方亮那里聚会。他们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滩摆擂台，选拔人才，候着王爷兴兵的日子。冯兄你不知晓？这就是已往从前。”

冯渊等听了，暗暗的欢喜，想不到涉一大险，倒得着王爷的下落了。冯爷说：“好好好！我们这就有奔头了。”路凯吩咐一声“备酒”。冯爷要告辞。路凯拉住说：“冯兄不可借着崔兄这个光儿，咱们得多亲近亲近。冯兄若要嫌弃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。”冯渊说：“哪里话来，辅佐王爷登基之后，你我还是一殿称臣呢！”路凯说：“不必推辞了。”冯渊说：“我要不走，可得叫我这两哥哥先走。我们还有几个朋友，找王爷不知下落，早早给他们送上一信，也好叫他们放心哪。”崔龙说：“既然要走，在这里吃几杯酒再走，也还不迟。”龙滔、姚猛说：“我们不饿，早早走罢。”冯渊说：“你们见着他们，叫他们上这里来，也不是外人。”两个人答言：“就是了。”姚猛说：“我们那个兵器，还给我们不给？”路凯说：“焉有不给之理？”教家人把他们的兵器给他们。冯渊说：“把我和珍大兄弟的兵器，也都给我们罢。”路凯点头，就叫家人一并拿来，交与冯渊、卢珍，两个人俱带上。龙滔、姚猛俱已告辞，大家要送，冯渊拦住，说：“连我还不送哪。”

两个人径往外走，冯渊追上来，边走边说：“二位哥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要是见了神火将军韩奇，一枝花苗兄弟……”随便说着

可就走了出来，谁也不疑他这里头有别的意思，因为他提的都是王府之人。说着可就到了龙滔身旁，低声说：“见本地官，三更天派差人来接应咱们。”说完往回里就走。

大家让座。顷刻间罗列杯盘，路凯亲身执壶把盏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大家慢慢地谈论起来。冯渊问：“贾、赵二位兄台，大概准是合字罢？”二人一齐答言：“全是线上的。”冯渊问：“作哪路买卖？”二人说：“现打井字里来。”冯渊问：“井字必是大油水买卖？”也是活该，鬼使神差两个贼人就把恒兴当铺的事情，细说了一遍。冯渊一想，这才是真巧机会哪，虽然受一大险，头一件大快人心的事，得着王爷的下落。二件事，破了京都七条人命的案子。自己向着卢珍使了一个眼色，用酒苦苦的一劝路凯、崔龙、贾善、赵保，打算着用酒将他们灌醉，等官兵一到，大家会在一处，并力捉拿贼人。这一段热闹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小  
五  
义



## 第一三八回 素贞有心怜公子 卢珍无意要姑娘

且说冯渊打发龙滔、姚猛知会本地方官去了，然后回来归坐。酒都摆齐，饮过三巡之后，又套出贾善的命案，与卢珍使一眼色，苦苦劝他们大众吃酒。冯爷很觉着欢喜，心想也不枉自己弃暗投明，给北侠叩了头，跟随大人当差，这趟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劳了。得了王爷下落，破了恒兴当铺的命案，这一来连我师傅脸上都有光彩。

正在自己盘算事情，外面有人请路大爷说话。路凯辞席出来，不大时候，进去把崔龙请进里间屋内说话。到了里间屋中，靠个月牙桌，有两张椅子，让崔龙坐下，说：“烦劳大哥一事情，有个姓卢的在庙上，是我妹子将他拿住。方才是后面的婆子过来，一句话倒把我提醒了。我妹子如今二十多岁了，终身大事尚且未定。我看这个姓卢的，品貌端方，骨格不凡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我请兄台作个月下冰人，若是他没定下姻亲，才是天假其便。”崔龙连连点头：“只

要是他没定姻亲，我管保一说就成。”说毕，两个人过来归座。崔龙说：“冯贤弟，大兄弟定下亲事没有？”冯渊往上一翻眼，冲着卢珍说：“兄弟你定下姻亲没有？”卢珍说：“我早已定下亲，都过门啦。”卢爷这一句话不要紧，路凯大失所望。冯渊他倒愁着脸，搭讪着说道：“我兄弟成了家了，我倒没定下姻亲，崔大哥问得有因哪，莫不成有什么大喜的事情？可不是我不害羞哇，圣人云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我倒托托众位，要是有什么对事的，给我提说提说。”说毕哈哈大笑。崔龙回头对路凯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路凯一皱眉，暗暗摇头。冯渊紧跟着说：“二位，你们这是打哑谜，有甚话怎么不明说。”崔龙无奈，就把话实说了。冯渊又说：“唔呀！那我也不敢说了，我是甚等之人，怎么敢高攀？”这句话一说，闹得路凯倒没主意。崔龙又说：“据我看冯大爷不错。”冯爷又跟说：“不可不可，我是什么人物哪！联姻之事总得门当户对，女貌郎才，方可成配。鸾凤岂配鸱鸢，蓬蒿岂配芝草。大哥往下再说，小弟竟无驻足之地了。”这一套话，叫崔龙、路凯更有些搁不住了。崔龙又说：“路大哥，要据我说，妹子年岁大了，咱们不久得跟着王爷打天下去，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，随营带着更不便了，不如把妹子终身定妥，你完去了一件大事。”路凯被崔龙这套话，说的心中有些愿意。路凯说：“也罢，就是这样办罢！”崔龙说：“这是月下老人赤绳系足。我的媒人。谁的保人？烦劳贾、赵二位作保人罢。”赵保摇头说：“我向来不管这个事情，众位可别恼。”崔龙一求不行，只可又问贾善说：“贾大哥可愿作个保人？若要不肯时节，媒人、保人都是我的。”贾善说：“保人就是我的就是了。”崔龙说：“路大哥，媒人、保人都有了。”路凯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崔龙说：“冯爷，你再也不可客套了。快取定礼呀！”冯爷随身带着一个玉佩，拿将出来，交与崔龙。崔龙双手奉献与路凯。崔龙说：“礼不可废，冯爷这里来，你们叙一回亲戚之礼。”二人离席，复又见一回亲戚之礼。崔龙说：“你们这是妹丈郎舅子。”路凯才冤，这一回作了个舅爷。见礼后，复又归席。崔龙众人给两下里道了一回喜。

崔龙对着冯爷说：“大事已妥，你是怎么谢媒人？”冯渊说：“现

成有我舅爷的酒，我与哥哥敬上三杯。”说毕，大家同场大笑。冯渊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为难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在此久待，明天我们就要找王爷去了。还要跟着王爷择日兴师，随着王驾征伐大宋。三年五载也不定，何日方能迎娶，也要问明哥哥一个日限才好。行营之中，可不许娶亲。”崔龙说：“这话可也说的有理。”望着路凯说：“哥哥你想怎么样？”路凯一皱眉说：“只可教我们亲戚多住个把月，择日拜堂就是了。”冯渊说：“不行，我一知道王爷下落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见着王爷方好。再说，王爷一时离不开我的。”路凯说：“论我们敝族，原有我两个叔叙，如今又搬远了，没有亲戚，不然，找人查点一个好日子，就把这事办了，也完了一件大事。再说，我们也要上南阳府。”冯渊说：“何用找人，我就会择日合婚。”崔龙说：“这可更省事了。”随叫他们把黄历取来。冯爷接过历书查看，可巧今日就是黄道吉日。冯渊说：“今天就是很好日子，要错过今天，向后半个月都没好日子。”崔龙与路凯说：“早也是办，晚也是办，就趁着今天这个吉日，让他们拜了堂，不怕我们跟着王爷打仗，行营之中，也可把妹子带上。她那一身功夫，亦可以建功立业，岂不作女中之魁首。若要不拜堂，那可就不行，有许多不便之处。”路凯本是个没主意的人，这么一说，自己倒透着有些为难，只得说：“使得，就这样办理罢。”崔龙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与后头送信去罢。”路凯点头叫与后头送信，叫婆子服侍姑娘穿戴衣服，二鼓后拜堂，合卺交杯。嘱咐明白，复又回来，叫众家下人预备香烛及天地桌子。自己拿出一套鲜明的服色与冯渊。书不重叙。

卢珍在外书房安歇，此时贾善、赵保告便出去，找僻静所在，二人说话去了。崔龙帮了路凯忙乱事情。卢珍看左右无人，与冯渊说：“你怎么作出这个事情来了？”冯渊笑说道：“你还不明白，先前那个丫头拿着个东西一晃，你就躺下了，我使这个主意，好诓她那个东西，若非这个招儿，拿不成她，准教她拿了。”卢珍一听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冯爷又说：“你要听着后头有声音，你可就接应我去，我的本领有限，可别教我受了他们的苦哇。”正说话之间，家人进来说道：“请姑老爷沐浴更衣。”冯爷跟着家人进了沐浴房，沐浴完了，换

上新衣服出来。有路凯、崔龙同着他到天地桌前，就见丫鬟打着宫灯，后面婆子扶着姑娘，盖着盖头来到，同冯渊拜了天地，然后一同进了喜房，喜房就是素贞姑娘屋子。撩去盖头，合卺交杯。冯渊也好借此因，不出屋子。婆子退出。路素贞在灯下一看冯渊，吃了一大惊，当时低垂粉面，暗暗自叹，又不好说明。怎么哥哥这样误事，是自己有意许配武生相公，怎么哥哥把我许了这个蛮子，本领又不好，品貌又不强，岁数又大。怎么这般糊涂，就把我终身许了这厮！这一拜堂，大事已定，纵然我心中不愿意，也不能更改了。只可找他讲话，抓他一个错处，结果他性命。他要一死，我要再找终身依靠，可就由我自己主张了。要问姑娘怎么拿冯渊错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三九回 夫妇非是真夫妇 姻缘也算假姻缘

且说夫妇拜堂之后，男女俱没安着好心。皆因路素贞见了冯渊很不高兴，她心想抓一个错处，得便把他杀了。冯渊看姑娘那个样儿，明知姑娘不喜欢自己，反笑脸相陪过去，一躬身到地，说：“小姐，鄙人姓冯，我叫冯渊，我是久侍王爷当差的，不料与王爷失散，若非王爷上宁夏国，我也不能到此，你我总是姻缘。今天白昼，看见小姐武艺超群，可算是女中魁首，你我成就百年之好，我还要在姑娘跟前领教，习学习学武艺，不知姑娘可肯教导于我否？”姑娘一听冯渊说话卑微，心中又有几分回转，暗道：这个人，虽不如那个相公，性情却柔和，自己又觉心中不安，此时就有些回嗔作喜，说道：“相公请坐，何必这等太谦。”冯渊说：“我非是太谦，因见姑娘这身本领，慢说妇女队中，就是普天下之男子，也怕找不到一二人来，鄙人不敢说受过名人指教，马上步下，高来低去的，十八般兵器，我也略知一二。搁着王爷府的那些人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遇见姑娘半合未走，撒手扔刀，我糊里糊涂就躺下了。”姑娘听到此处，“噗哧”一笑，说：“要是动手一糊涂，焉有不躺下之理。”冯渊说：“还